

沉香灰烬

著

唯盼今生如愿，
一世缱绻，白首不离。

良陈 美锦

终章·上

沉香灰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良陈 美锦

沉香灰烬

沉香灰烬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良陈美锦·终章:全2册/沉香灰烬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594-1415-1

I. ①良… II. ①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0394 号

书 名	良陈美锦·终章:全2册
作 者	沉香灰烬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出版统筹	刘运东
选题策划	黄 琰 郑淑宁
文字统筹	郑淑宁
营销统筹	苗玉佳
封面设计	尤 莉
封面插画	酥元棠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
开 本	680×970毫米 1/16
字 数	600千字
印 张	34.5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415-1
定 价	5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事发	贪墨	有孕	审讯	省亲	相处	意外	回门	连理	荒唐
229	189	157	127	103	077	065	045	021	001

荒唐

叶限回到长兴侯府的时候，高氏正坐在书房里等他。

“你祖父身体不好，先去睡下了。孽子！”高氏低声说了句，却默默地开始垂泪，“咱们府如今这样的境遇，你父亲伤及了根本，平时连重物都端不得。长兴侯府就指望着你了，你呢？你做的什么混账事？”

叶限带着人出去后，老侯爷随即派了人跟在他身后。

里头的情景虽然瞧不见，但是叶限作为长兴侯世子爷进去，本该受到礼遇才是，里头却半点动静都没有，这肯定是不正常的。高氏问他：“你究竟想怎么样？母亲说过了，顾锦朝那样的女子是不配咱们长兴侯家的身份的，何况她如今已经和陈三爷说亲了……”

高氏坐在烛火旁边喃喃地说着，侧影投在窗格上，叶限看到她鬓角有几缕白发。父亲病的这些日子里，母亲比父亲瘦得还厉害，手腕上那个镯子，套着本来还没这么宽松的。如今过大的袖口和垂落的玉镯空落落的，显得她的手骨细瘦无比。

高氏背脊挺得笔直，看也不看他。

母亲本是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一手小篆写得比寻常读书人还要好。从小

顺风顺水的，别人也都是夸她沉稳大气。好像她所遭遇的所有不好，都是从这个儿子身上得的。

叶限不由得有些愧疚，就算高氏再怎么轻蔑顾锦朝，那也是他的母亲，他不该这么冷淡。

他小时候病得要死了，高氏整天整天陪着他，和他玩翻绳，哄他高兴。只有在他看不到时候，高氏才偷偷抹眼泪，却从来不把这种感觉传递给孩子。

顾锦朝咬在他手上的那口还在隐隐作痛。

叶限叹了口气，声音轻了些：“都亥时了，您该回去歇息了。”

高氏抬头看着他，眼眶还是红肿的。

叶限只能说：“您让我一个人想想，可以吗？”

高氏才站起来，好像想对叶限说什么，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嚅动着嘴唇：“这事……我和你祖父都说要瞒着你父亲，你也别说。”

高氏走到门口，突然又回过头跟他说：“母亲是看着你长大的，你想什么别人不知道，但是母亲是知道的。”叶限的心思在她看来很好猜，他总是直朝着自己想要的东西去，无论过程或手段对于别人来说有多不可思议。这孩子其实十分单纯，他只是比别人迟钝一些而已。

“你再怎么喜欢……也是不行的。”高氏低声说。

叶限有些不解地看着高氏。

高氏心里满是怜惜，她能感觉到叶限情绪低落，他的手一直藏在袖子里。

他小时候喜欢他外祖母养的京巴狗，每次去都要抱着京巴狗玩儿。孩子小不知轻重，几次之后，那京巴狗看到叶限就怕，吓得躲在罗汉床下不肯钻出来。小叶限蹲在床边不说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眼神。

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是又喜欢极了，所以不知所措。

“还是你自己想吧。”高氏苦笑了下，随即离开了书房。

叶限躺到圈椅上去，闭着眼想了许久。

其实他已经明白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他喜欢顾锦朝而已。他想护着她，想经常去看她，怎么不是喜欢呢？只是好像已经迟了。

正如顾锦朝说的，他再怎么肆意妄为，也不能不考虑到她的处境，家族，长辈……

叶限有些烦躁地睁开眼，他不喜欢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他有许多种手段可以让顾锦朝不能嫁给陈彦允。但无论怎么说，这对顾锦朝都是一种伤害。她不可能像自己一样无所顾忌。

再不甘心也只能算了。

叶限重新躺回圈椅上，心里却想通了。她成亲了又如何？难道自己喜欢她，还得要她的同意不成？他就这么喜欢她好了，谁又知道，谁又能伤了她呢？

顾锦朝站在庑廊里，看着屋檐下的红纱灯笼。

冯氏只和她说了一句话：“凡事三思而后行，你一直比其他几个姐儿懂事，祖母是十分放心你的。”

说完之后就去了正堂，正堂外宾客都等着了。

徐家的轿子已经抬进大门了。

锦朝看到了穿暗红色团花盘补服的父亲站在人群中，高大挺拔，沉默不语。

徐静宜捧着宝瓶下了轿子，跨过马鞍、钱粮盆，由婆子扶着拜了堂。西跨院里随即开了火腿鱼翅席，流水般的席面一桌桌上来。父亲喝了许多酒，一会儿就由众人簇拥着去了新房。

锦朝一直和外祖母说话到傍晚，才回了妍绣堂。

这时候都夜深人静了，她却睡不着，披了件衣裳出来看灯笼。

这满园的灯笼可是要亮一夜的。

锦朝脑子里乱得很，想到就要嫁给陈三爷了，又想到陈家，还有自己前世的那个孩子。也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叶限今日来说的那一番话，又究竟是想做什么？

她心里不由忐忑。

锦朝第二天起来的时候，难免就有些精神不济。

顾漪和顾汐过来找她，要去给徐静宜请安。

锦朝梳了个简单的发髻，戴了对耳铛，和两人一起先去了东跨院。

路上顾汐还和她说话：“长姐，我从没有见过徐小姐。”

锦朝说：“现在该叫母亲了。”

顾汐“嗯”了一声，又小声问道：“您见过她，她长得好看吗？凶不凶人？”

锦朝笑了笑，摸着她的发心说：“一会儿就见着了，我几句话怎么说得明白，你别怕就行了。”

虽然顾锦朝这样说了，顾漪和顾汐还是有些忐忑。听说徐三小姐的父亲是正三品的官，比顾二爷的官还要大。在她们看来，顾二爷的官位就已经很大了。听说继母进门都是要拿捏人的，免得自己立不住威信，要是孩子已经大了更是如此了。

新妇起身，先要过来给冯氏敬茶，和妯娌相见，然后才是认亲。她们去东

跨院给冯氏请安，顺便就能给徐静宜请安了。

锦朝带着两个妹妹刚走到东跨院外，就听到里头说话的声音。等进门一看，父亲和徐静宜都在，父亲穿着件藏蓝色的杭绸直裰，徐静宜身量长，只比父亲矮半个头。穿了件大红通袖绣云纹的褙子，梳了妇人的圆髻，簪一只简洁大方的赤金簪子，戴了一对点翠的手镯。

冯氏却是从头到尾打量了徐静宜。

果然长得不算漂亮，胜在气质温和。作为新妇总是害羞的，她却落落大方，眼神清明。

一看就不是个好对付的。

徐静宜给冯氏奉了茶，冯氏给了她一个红漆盒子装着的见面礼。徐静宜道了声：“谢过母亲。”

二夫人这时候合上茶盖，笑着称赞她：“四弟妹规矩齐全！我记得我头天来给母亲请安，还手发抖端不稳茶杯呢。”

徐静宜笑道：“常在家里伺候母亲而已，只算得上听话罢了。”

顾德昭看了徐静宜一眼。

这时候锦朝才带着两个妹妹进来，一一给众人行礼。

徐静宜含着笑对锦朝点头。

冯氏跟徐静宜说：“你是徐家的女儿，礼数上的事自然不用我操心。四房的事一直是朝姐儿和我代管着，终究是不好的。你先跟着你二嫂学几日，就把四房的事接过去管着吧。有你照看着，我也能放心了。养育儿女，伺候丈夫，你能做到本分就好了。”

等见完了礼就是认亲的时候，顾家的几房人，和顾家相交好的人家和亲戚。等这边认亲完了，四房的几个孩子才随着回了徐静宜所在的宛华堂，顾德昭则先去了前院的书房。院子前三间，后五间，连通抄手游廊到前院和二夫人的院子，窗棂上还贴着双喜字。

徐静宜进西次间后坐在大炕上，拉过锦朝的手坐在她身侧。

“一别再见，竟然是这种境况了。”徐静宜叹了一口气，“想不到咱们的缘分这么深。”

锦朝笑着点头，让顾汐和顾漪过来，给徐静宜介绍了。远远跟着的顾澜却站在高几旁边，冷冷地看着她们。顾锦朝没喊她过去，徐静宜看都没有看她。

顾锦朝原先是认识徐静宜的，而且两人的情谊还很一般的样子。

顾锦朝介绍完顾漪和顾汐，就和徐静宜说：“您莫怪，荣哥儿是在国子监里，

要放学恐怕还得等几日。到时候再让她过来给您见礼。”

徐静宜笑着应了，让身边的嬷嬷捧了见面礼过来给姐妹三个。

“自然是以荣哥儿的举业为重，我倒是不打紧。”徐静宜说完，朝顾澜道，“这可是澜姐儿，怎么傻站着也不过来，像你怕了母亲似的。”

顾澜行礼，轻轻地笑道：“怎么会怕您呢。”

等大家都行了礼，徐静宜留下顾锦朝说话，别人都先退下了。徐静宜拉着锦朝的手，言辞恳切：“朝姐儿，你心里会不会怨我？”

锦朝笑着摇头：“您这话怎么说？”

徐静宜松了口气：“你是个明白人。我嫁过来算是了了我母亲的一桩心事，不用嫁去罗家，我打心底里庆幸。其实你父亲为什么向我提亲，我也是有几分明白的。”纪吴氏曾经私下和她说过。还和她说了顾家的情况。徐静宜觉得很正常，各取所需而已。

锦朝望着她年轻的脸，突然想到前世这张脸的苍白和疲倦。

徐静宜继续笑道：“今后就是一家人了，咱们的荣辱是一体的。不过顾家的情况，你可要先和我说说……”

徐静宜进门之后，锦朝原先做的许多事就交到了徐静宜手上。几个姐儿日常的穿着吃食，还有父亲的起居，她也是略熟了几天就上手了。

锦朝刚开始面对徐静宜也有几分别扭，徐静宜却待她如闺友，事事都要询问她的意见。两人渐渐的就能多说话了。

锦朝心里想过，要说为人处世，能比得上徐静宜的她没见过几个。就是她两世为人，不如徐静宜的地方也很多。也难怪前世仅凭她一个深闺妇人，就能支撑整个罗家。

没过几天，郑太公府的常老夫人和陈老夫人又亲自来顾家。前几天就交换了庚帖，如今是纳吉的时候，陈家准备了三牲酒水过来正式送了聘书，定下亲迎的日子，在六月十八日。冯氏请家里的女眷都过去给陈老夫人行礼。

锦朝走到花厅外，就看到陈老夫人端坐在圈椅上。陈老夫人穿一件福寿纹褙子，戴眉勒，梳了圆髻的发上簪了羊脂玉簪子。陈老夫人是过了六旬的人了，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美人，老了面相也十分和善。

锦朝进去后给陈老夫人行礼问安，陈老夫人好生打量了她一番。

锦朝略低下头，脸上依旧带着淡笑。

不卑不亢，也不矫揉造作。陈老夫人觉得很满意，要说哪里不好，就是长

得太好看了些。

锦朝伺候陈老夫人多年，对陈老夫人的性子了如指掌。她心肠慈悲，人年纪大了什么事都淡泊了。只要别人不做出违背她底线的事，她都不觉得有什么的。和全天下的婆婆一样，希望媳妇乖顺懂事、能伺候丈夫就好了。

陈老夫人拉了锦朝的手过来，笑着说：“样子乖巧，又懂事守礼，我看着喜欢。”让伺候的郑嬷嬷给了锦朝一个红漆雕镂牡丹花的盒子，锦朝捧着盒子又屈身谢过，并没有多说奉承的话。

冯氏在旁不好开口，只喝了口茶。

陈老夫人却很满意，她最不喜欢油嘴滑舌之人。女孩儿能说几句讨巧的话固然好，但太多话就聒噪了。

这媳妇虽然长得明艳了些，性格还是没得挑剔的，儿子的眼光没话说。

陈老夫人笑着和冯氏说：“还是亲家教养得好。”

冯氏慎重地放下茶盏，含笑道：“老夫人谬赞。”

常老夫人在旁看着，也说：“顾家的女儿个个都好，看刚才过来请安的，哪个不是清秀可人。朝姐儿就更好了，还是你以后有福气。”拉了陈老夫人的手，陈老夫人笑笑。

陈老夫人有正一品的封诰，还有两个任二品大员的儿子，在哪儿说话都是腰板笔直的。

锦朝退下了，却想起前世她第一次见陈老夫人的情形。那是成亲第二天，她给陈老夫人奉茶，茶水不小心泼出，烫到她的手，她呵斥了递茶的小丫头两句，陈老夫人虽然还笑着，脸色却没这么好看。

丫头沏茶太烫固然有错，但这样当着陈老夫人的面呵斥她房里的丫头，也实在不应该。

锦朝后来就没见过那个丫头了。

这不也是个好开始吗。

见过了陈老夫人，锦朝又带着青蒲去了宛华堂。

徐静宜最近在教顾汐女红，她和冯氏说过：“反正闲着无事，汐姐儿房里的嬷嬷女红太粗糙了。”

冯氏才懒得管这些小事。在她看来庶女实在不能入眼，徐静宜愿意教就让她去呗，她愿意过问这些小事正好。冯氏不仅让人准备了布帛丝线，连大大小小的绷都送过来了，还让人送了金银线。

锦朝去的时候顾汐正坐在绣墩上，徐静宜盘坐在大炕上，教顾汐如何走针。

顾漪也在旁边看着。

她给徐静宜请了安，两个妹妹又给她请了安。拉她也坐到绣墩上。

徐静宜的声音轻柔中带着耐心：“姐儿这样不对，会扎到手的。针从斜侧过去，从这边的线绕出来……”

顾汐小脸微红，看得出来手上的功夫并不娴熟，还略显笨拙。锦朝心里不由暗自责怪自己，她平日也只注意两个妹妹的衣食了，知道她身边伺候的嬷嬷在教她针线，却不知道她究竟学得如何。本来就是庶女，要是这些活计再不好点，以后到了婆家也会受气的。

这些事果然还要人看着比较好。

等顾汐熟练些，徐静宜就和锦朝说起话来：“人家都恭维你这门亲事，我却觉得你苦。男方家里嫡子都大了，那个陈七公子，会试的时候钦点的探花，三甲游街的时候无限的风光。”

一句老话，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徐静宜觉得顾家的人答应这门亲事，是看中了陈家的权势，却没想到朝姐儿的未来。朝姐儿再懂事也不过十六岁，许多事她应付不过来。

这些事锦朝也不好和徐静宜解释，就说到别的事上面了：“幸好有您看着，我觉得汐姐儿的女红进步了不少。”

徐静宜笑着摸摸汐姐儿的头：“我大姐家的女孩儿，和汐姐儿差不多的大。整日调皮捣蛋的，汐姐儿这么乖巧，看着都惹人疼。”四房的这几个孩子，都是教养得很好的，是原来纪氏的功劳，想必那应该是个极好的人吧。徐静宜想到这里有些感叹。

徐静宜陪嫁的安嬷嬷进来，行了福礼：“夫人，牛乳松糕做好了。”

几人又吃了点心，天色也渐渐黑下来了。

顾澜过来给徐静宜请安。顾澜和锦朝的关系很复杂，徐静宜早就知道，待顾澜也淡淡的。顾澜也很有趣，最多是每日晨昏定省，话都不和徐静宜多说。

罗素随后也过来给徐静宜请安，徐静宜待她也很亲和。在徐静宜没有过门之前，罗素还诚惶诚恐，等和相处了一段时间才渐渐放下心来。但是该有的礼数一点都不敢差，说话也小心翼翼地。

过了一会儿锦朝等人就先回去了。

顾德昭下了衙门就过来了。

徐静宜服侍他换衣裳吃晚饭。

碗箸的声音中仅余沉默，顾德昭也不怎么看徐静宜，只把她夹到碗里的菜

默默吃了。

顾德昭还是很拘谨，除了新婚那日，平时都睡在前院书房。每日过来和徐静宜吃饭，也是为了维护她的面子，要是冯氏误会自己轻视徐静宜，恐怕会对徐静宜有微词。

食不言寝不语，等吃完了饭，下人过来收碗箸，徐静宜才笑着说：“今儿教汐姐儿女红了，她学得很快，爷可要看看？”

顾德昭道：“我一会儿还有事，你先睡吧。”

等顾德昭走了，安嬷嬷就小声和徐静宜说话：“夫人，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啊。老爷心里放不开。”

徐静宜靠着大迎枕躺在罗汉床上，任安嬷嬷给自己揉着眉心，轻声说：“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他这样长情是好事。也没什么不好的，我倒也自在。”

锦朝的亲事越来越近了。

白芸的婆家徐妈妈找好了，是香河永新许庄头的儿子。锦朝给了五十两银子的添箱，另外加了两支金簪子。冯氏、二夫人、五夫人都派丫头送来了给她的添箱，白芸走的时候搂着大家哭，最后在她面前恭敬地磕头：“奴婢舍不得小姐。”

锦朝含笑道：“好了，早日去九里胡同的宅子里准备着，风风光光地嫁。许庄头就这么个独子，从小跟着庄头在田庄里吃苦耐劳的，人又老实本分，不会亏待了你。”

白芸心里很复杂，却把眼泪都忍了回去。

她从十一岁就开始服侍锦朝，如今已七年了，伺候她都成了习惯，离开自然舍不得。

她跟着徐妈妈去了影壁，坐马车去九里胡同等着香河娶亲的人过来。

采芙站在庑廊下看着两人走远，突然想起紫菱出嫁的场景。到处都冷冰冰的，连个有头脸的丫头都没有，来迎亲的人十分闹腾，简直是侮辱人。

她深吸了口气，跟锦朝说：“小姐，风大了，咱们先进去吧。”

锦朝看着白芸出了垂花门才回去，边走边和采芙说：“以后去了陈家，也给你找个好人家，可不要心急啊。”

采芙脸一红：“小姐又打趣我！”

锦朝笑笑不说话。陪嫁的丫头她心里已经有人选了，采芙、青蒲自然要去的，再把绣渠和雨竹带上。至于陪房就要父亲和祖母决定了，但也不会让自己吃亏了。

陈家比顾家要复杂得多，带去的陪房要伶俐聪明才行。

没过几日，陈家的彩礼就送过来了。

四千两银子的礼金、两担两百斤重的礼饼、三牲海味、龙眼花生粘……各类东西足足有五十担。除此外就是大件的礼品，那张彩礼单子递到冯氏手上，冯氏手都在发抖。

四千两银子的礼金……姚家给顾怜下聘，才给了五百两银子的礼金，彩礼也远不如这些。给彩礼重视的就是礼金，一般再加一二十担东西就够了，陈家竟然给到了五十担！

冯氏连忙找了顾德昭和徐静宜过来商量，人家彩礼给得这么重，朝姐儿的嫁妆恐怕还要再加！

彩礼送过来的时候，顾怜正和顾澜在东跨院里。

顾怜看了彩礼单子一眼，脸色就发青了。

相比四千两，五百两实在太小家子气了！

怎么什么东西顾锦朝都要踩她一头！

冯氏跟顾德昭说，陪嫁的田庄、铺面自然就不再加了，只再加些值钱的物件，把嫁妆凑到九十担。钱虽然用得不多，但是抬出去好看气派。

给朝姐儿长脸面，那就是给整个四房长脸面。徐静宜笑着满口答应，又和冯氏商量了要加些什么。

二夫人是府里的宗妇，这些事她也要过问。冯氏却正和徐静宜说得专心，她坐在一旁心里难免腹诽，她这个宗妇当得……原先是五夫人压她一头，现在四房出了个飞上枝头的顾锦朝，难不成徐静宜也要压她一头了？她才进顾家多久！

冯氏给顾怜的嫁妆是早预备下的六十担。顾德昭那里给顾锦朝贴了许多东西，冯氏把顾怜叫过去，悄悄地给她加了一个宅子的陪嫁，毕竟还是自己跟前长大的，总要心疼一些。本来想着虽然表面不如，但实则算下来还是没差多少的……现在一听才知道究竟差得有多远。

长辈们商量事情，顾怜就和顾澜一起坐在庑廊下喝茶。

“不就是给人家当个继室，好像要顶破天了一样！”顾怜低声说，“嫁过去还不知道什么样呢。”顾怜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这门亲事不合常理，那陈阁老既然尚且年轻，何必找顾锦朝呢。

顾澜悠悠地道：“回门的时候就知道了呗！”她是完全不担心这门亲事，顾锦朝嫁过去才有热闹看呢。

顾怜想到那张镀金的礼单，还是觉得心里堵得慌，拉着顾澜的手说：“你

要嫁给赵举人的儿子，你父亲出多少陪嫁？顾锦朝都给了这么多，总不能亏待你吧。”

顾澜手握紧了茶杯，轻轻放开平稳地道：“我也不知道。”

父亲待她早不如原来亲 and 了。

顾怜左思右想，又安慰她：“虽然只是个举人的儿子，但是好在家里清静，又没有什么要操心的地方。你放心，你以后若是过不下去，我也不会不管你的。”

顾澜听得心里一阵不舒服。没有什么操心的地方……这是嘲笑她嫁的人家简单？还不会不管她，她就认定了自己会过得不好，而她顾怜就会过得很好？

顾澜点头道：“你我之间的交情不用多说。”

想了一会儿，顾怜还是觉得自己的亲事最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招了小丫头过来，吩咐她去端几盘茶点过来。

彩礼的事徐静宜说给了锦朝听。

锦朝也很惊讶，前世陈家的彩礼是两千两银子，加十担的东西……陈三爷这是要做什么，给她这么多东西！锦朝坐在大炕上思索着，娶继室而已……这符合礼制吗？不过给都给了，她还能说什么呢。

陈三爷一点消息都没有，只有不断推进的亲事，才让她觉得心里直慌。

前世也没这样过。锦朝都想嘲笑自己了，越活越回去！

正好佟妈妈进门过来，给她说陪房的事。徐妈妈前日就回了大兴养老，如今所有的事都是佟妈妈管着了。她穿了件丁香色褙子，神采奕奕。陈家的彩礼抬进顾家的时候，大家伙可都看着呢，没多久就传遍了顾家，佟妈妈走路都昂首挺胸的。

“老爷的意思，给您的那些田庄里头有卖身契的，都算是陪房。原先夫人那边的，罗永平一家子，宝坻的宋川一家。他给您的两个田庄，宣武胡永昌一家，石景山段祥一家。给您料理府里示意的，除了我以外，还有李管事的儿子李成和李成媳妇。”

说到一半，青蒲进来通禀，说大少爷回来了，正往她这儿过来。

国子监这时候都要休学。

锦朝笑着道：“正想着他呢，快请进来。”

青蒲还没去传，一个瘦高的少年就挑帘而入了。

“长姐！”他嘴角带着笑容，几步走上前来。锦朝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臂仔细端详，原先还弱不禁风的，这小半年不见，竟然长结实了，穿着件石蓝色的杭绸直裰，清秀的五官明朗了许多。

丫头端了杌子过来。

顾锦荣坐下来接着说：“休学的时候正好赶上您的亲事。听说您要嫁给陈阁老，祖母来人传话我都惊讶了。”怎么想都觉得这门亲事不门当户对，的确稀奇。

读书人多半听过陈彦允的盛名，也看过他的文章。顾锦荣对于自己长姐要嫁给这个传说中的陈阁老十分惊讶，但也并未觉得不妥当，陈阁老的心性和修养都是十分好的。

锦朝笑了笑：“亏你赶得上，一会儿我带你去给母亲请安。”

顾锦荣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父亲的续弦，又问锦朝徐静宜如何，待她可还好。样子很有些戒备。

锦朝忍俊不禁：“你放心，她人十分不错。”又问起顾锦荣在国子监的学业如何了。

顾锦荣道：“国子监的先生的确很好，管教也很严格。”他原先养尊处优，刚去的时候还真是吃了不少苦头，渐渐就习惯了。他说，“我现在可以提两桶水上山呢！等你出嫁的时候，我背你上花轿吧。”

背上花轿的一般是兄长或舅舅，她虽然没有嫡亲的兄长，但是家里还有两个堂兄，可轮不到顾锦荣。锦朝摇摇头道：“你有这个心意就好了，怕你力不够。”

顾锦荣挺盼望背长姐上花轿的，闻言有些失落，想了想又高兴地道：“长姐，那我以后岂不是陈阁老的小舅子了。”

国子监里的老师个个都很尊敬陈阁老，觉得他是有真学问的人。他要是陈阁老的小舅子了，以后国子监的老师估计都不敢罚他了。顾锦荣很兴奋，继续说：“陈大人的儿子，上次会试中探花的那个，可得国子监里老师的喜欢了。我们平日看到他，都要尊一声陈举监。他现在不是要叫我舅舅？”

顾锦荣想到这些，才真的被长姐这门亲事给吓到了。他怎么就和这些平时话都说不上一句的人物扯上关系了。

锦朝听到陈玄青的消息，笑容微微一顿。这一世他果然还是中了探花，那很快就要去翰林院任职了。

“胡乱想这些做什么，你在国子监还要尽力读书才是！”锦朝跟他说，不过看到顾锦荣如今的样子，她心里也松了口气。

她还记得前世那个顾锦荣。最后他到陈家来找她的时候，萎靡不振，落魄潦倒，好像什么都不挂念了。

顾锦荣点点头，神采飞扬地道：“长姐，我都知道。”他又像想起了什么，“对了，这次我是和姚阁老家的三公子一起回来的。就是顾怜定亲的那个，他

说要过来拜访祖母。”

锦朝问他：“你和这个人很熟吗？”

顾锦荣摇摇头：“说得上几句话，不算很熟。听和他住同屋的人说，他经常和一个女的通信和物，偷偷摸摸的，但这女子好像不是顾怜。”

锦朝瞪他，他的声音才小下来：“我偶然听到的。”

姚文秀什么秉性，锦朝再清楚不过，她告诫顾锦荣：“不要和他来往过深，这些事也别去过问。我知道荫监生是管得很轻松的，但你自己要注意着。”

顾锦荣点点头。这些事在国子监流传确实不太好。

锦朝先带着顾锦荣去给冯氏请安，再去给徐静宜请安。

在徐静宜那里，她自然要多和顾锦荣说几句话。

顾锦荣觉得徐静宜尚可，言语之间也看得出是读过书的，和他交谈十分和煦。徐静宜也将顾锦荣打量了一番，心里略知顾锦荣的大概了，他年纪还小，行事还不沉稳是应该的。

不过一会儿，二夫人那里派了人过来传话，说请四夫人去西跨院用晚膳。

徐静宜笑着跟锦朝说道：“咱们正好一起过去。我这儿有一只羊脂玉镯子，配姐儿这件淡蓝色的褙子正合适。”说着让安嬷嬷去把那只镯子找出来。

锦朝想了想也没有推脱，任徐静宜给她戴上镯子。顾锦荣看到这儿，心里对徐静宜又生出几分好感。她待长姐这么好，应该不会是什么坏心肠的人。

这晚膳应该是特地给姚文秀准备的，锦朝心里暗想。过了一会儿她和徐静宜一起去了二夫人那里。女眷在宴息处用膳，顾锦荣却被顾德昭叫去了花厅。锦朝四下都没看到顾怜，等一会儿顾怜过来了，却是满面红光。她穿了烟霞红锦缎褙子，戴了红宝石镶嵌的金莲花簪子，还特地描了花黄。

锦朝不由回头看了顾澜一眼，她穿了件淡粉色樱花纹褙子，白色挑线裙子，水红系带，梳了个分心髻，妆也化得十分水灵。她最适合这样清淡的装扮，男人看了都会怜惜。

顾澜频频往隔扇外看，神情有些忐忑。顾怜走过去抓住顾澜的手，笑着说：“澜姐儿，你看什么呢？”

顾澜笑着道：“白玉兰开了，味道很香。”

顾怜就和她小声嘀咕起来：“我去见他了。那些事都不是他的主意，我们说了好一会儿话，他还送了我一盒玫瑰香膏呢，我一会儿再给你看。”

顾澜笑了笑道：“好，一会儿看。”

锦朝收回视线，觉得顾澜那个笑容实在意味深长。她原先对自己笑，总是

这样的神情。

吃过晚膳后锦朝和徐静宜说了会儿话，就回了妍绣堂就寝。

半夜里她屋子里晃过烛光，锦朝睡得浅，立刻就被惊醒了。青蒲挑开了帐帘，低声叫她起来：“小姐，出大事了。夫人的丫头在外头等着呢。”

锦朝还睡眼惺忪，闻言瞌睡都跑了大半。出什么事了，要半夜把她叫醒。

她看了一眼更漏，这才过三更天吧！

徐静宜站在宛华堂庑廊下等她，身后还跟着两个大丫头。

佟妈妈在前头打着红纱灯笼，锦朝一行人走近宛华堂，徐静宜立刻迎上来。

“你可过来了。”徐静宜拉住她的手，“外头露重，先进屋子里说话。”

锦朝察觉到她的手有些冰凉，心里更是疑惑了，究竟出什么事了？她想起她过来的路上，看到西跨院亮着灯，还有二夫人房里陪嫁婆子嘱咐丫头烧水的声音。但是前院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徐静宜坐定后屏退左右，才低声道：“你猜也猜不到发生什么事了。二更过一刻的时候，巡夜的婆子巡到垂花门，听到旁边那个空置的竹屋里有女子的声音。那婆子开门一看竟然是男女私会，还是咱们澜姐儿和姚三公子！两人都十分惊慌，似乎还有些衣冠不整。巡夜的婆子忙去喊了太夫人起来，两人现在都被叫去东跨院了。”

顾锦朝心里一紧。顾澜怎么会做这种事。就算她再怎么喜欢姚文秀，也不可能这样大胆。

徐静宜递了碗梨子水给她，继续道：“发生这种事情，又恰逢你要成亲的时候，太夫人谁都不敢惊动，就派人告诉了我 and 二夫人，让我们过去拿个主意。我就先把你叫过来了。”

她见顾锦朝凝眉不语，就道：“你现在告诉我，顾澜和你的仇怨深不深？她是个什么性子的人，我看她柔柔弱弱，万万不像能做出这种事的人。”

顾锦朝闭了闭眼睛。

她突然想起顾澜前世怎么嫁给辅国将军朱怀山的。

那时候宋姨娘刚被扶正，朱怀山到永阳伯府做客，本来是要相见永阳伯五小姐的。顾澜戴孝就避了筵席，顾锦朝一时好奇悄悄跟上去，本以为顾澜是出去转转，却没想她在路上和朱怀山说话，纤手指了指朱怀山的香囊，小声道：“好别致的花样，我从来没见过。”

朱怀山笑着跟她说：“是龙葵的花样。”